

陶菊隱著

菊隱
叢譚

近代軼聞

中華書局印行

陶菊隱 著

菊隱
叢譚

近

代

輶

聞

中華書局印行

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印刷
民國二十九年十月發行

菊隱 叢譚 近代軼聞 (全一册)



實價 國幣 六角

(郵運匯費另加)



著者 陶 菊 隱
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
代表人 路錫三

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

上海澳門路

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

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

叢菊隱譚

近代軼聞目錄

- 一 洪憲始末……………一一—一四
- 二 復辟之一幕……………一五—二五
- 三 晚晴簃老人……………二六—三〇
- 四 曹吳之盛衰……………三一—四〇
- 五 奉系人物誌……………四一—四九
- 六 名流內閣……………五〇—五一
- 七 張敬堯禍湘……………五二—五六
- 八 龍陸之戰……………五七—五九
- 九 洪兆麟之怪癖……………六〇—六一
- 一〇 馮玉祥治軍之嚴……………六二—六五
- 一一 北洋軍人之淡泊者……………六六—六七

一二	從羊樓司之役到龍潭之役·····	六八—七八
一三	留德學生包圍使館·····	七九—八一
一四	陝西雜軍之怪風氣·····	八二—八三
一五	粵桂將領素描·····	八四—九六
一六	南京光復史·····	九七—一〇二
一七	湘省光復回顧錄·····	一〇三—一〇七
一八	文壇名宿列傳·····	一〇八—一二二

叢譚

近代軼聞

洪憲始末

西后聽政時之袁世凱

西后垂簾聽政時，袁世凱以出賣戊戌六君子功，任北洋總督，極意結交閹宦，使偵后意嚮，以投其好，因之寵眷逾恆。其時國步方艱，朝廷罔恤民力，值后誕辰，疆吏搜珍選異，各出心裁，以貢品之良，竄卜恩眷之隆替，煌煌盛典，舉國騷然。惟北洋大臣近在輦轂之下，獨無所獻，人咸咄咄稱奇，然袁意固別有所在也。某日，后巡觀珍品，似頗稱賞，最後目注牆堵，沉吟無語而出。宦者以告，袁猛省曰：得之矣！即搜集名畫若干幀，盛飾以進。后大悅曰：慰亭實獲我心！袁所費最少，獨邀青睞，其善伺意旨誠不可及也。後袁當國，左右便佞師其故智，袁亦不悟。以是知當大任者，其不爲宵小所惑蓋亦鮮矣。

「辦共和」

袁帝制自爲，身敗名裂，論者每歸咎於其左右，不知左右皆先意承志，而發縱指示者乃其自身也。民國三、四年，袁氏每與人談，輒問『辦共和之成績如何？』對各省大吏之來京請訓者亦以是爲詢。夫共和政體信誓旦旦，豈容冠以「辦」字？其蔑視共和可知；其以此爲試辦性質可知。然聞者初

無以應。蓋反對共和即爲叛國行動，雖元首言外有物，亦無人敢於妄參末議也。

君憲救國論

楊度知其隱，欲以一言爲天下先。四年春，與袁長子克定談及變更國體事。克定曰：茲事體大，必羅致國中羣彥相與研討，庶足以杜悠悠之口。任公（梁啓超）領袖名流，得渠一言，賢於十萬毛瑟也。乃邀梁至，克定先言曰：近有以共和不適國情主張變更國體者，先生謀國之忠，必有所見？梁卒然不知所答，久之，始期期曰：吾生平所研究者乃政體而非國體。梁退，楊與克定謀曰：推任公之意，蓋祇問立憲與否，君主民主非所計也。是年夏，楊撰君憲救國論，命總統府內史夏壽田密呈袁氏。袁省覽至再，語夏曰：姑祕之；然所論列灼見時弊，可寄湖北段芝貴精印數千冊，備參考。自是春光外洩，國人有以窺其隱矣。

幕中三要角

時府中有內史若干，其首要爲內史監，猶今之祕書長也。阮忠樞任之。阮隨袁久，始於小站練兵時，內史中之傑出者：一爲張一麐，亦小站舊人，以內史兼任機要局局長（隸屬政事堂）；一爲夏壽田，係陝撫夏時之子，少年擢高第，曾由楊度爲之推轂，治事勤敏，袁頗禮重之。袁昧爽即興，盥櫛竟，往簽押房披閱案牘，習以爲常。阮有烟霞癖，起床晏；張兼綰局務，亦未能如時入；夏乃獨任其勞，雞鳴即至，未嘗後時。袁瀏覽絕疾，且閱且批，某也交政事堂，某也交軍事統率辦事處，某也交內史。批訖，納之大紅封套中，分發各處。其要件須迅答或指示辦法者，袁氏喃喃作語，夏則據案角振筆疾書，俄頃立就，殊當袁意。其

時國務院更名政事堂，徐世昌主之，人呼徐相國，有呼相國而去姓者。下設左右丞各一：左丞楊士琦，右丞錢能訓。另設機要局，局長即張一麐。夏以新進，與袁不離跬步，尊如阮忠樞，親如張一麐，外而政事堂，內而機要局，所得個中蘊秘，皆瞠乎其後。豈惟瞠乎其後而已，有留中未發者，且須就詢於夏焉。夏權責高，嫉之者亦衆。而袁氏真意所在，他人莫測，高深者，夏獨能心領神會，如見肺腑。楊（度）有薦賢之誼，夏感推轂之勞，故夏之所知者，楊亦知之，而霹靂一聲之君憲論，於是乎作矣。

春雲漸展 是年七月，馮國璋進見，囁嚅而言曰：共和政體行之數年，國人失望甚矣；願總統多負責任，躋國家於富強之域。璋不敢壅於上聞，幸垂察焉。袁嘆曰：子爲國家謀，或無不當；爲吾謀，則左。吾有子三人，皆不肖；倘吾君臨天下，將難乎爲繼。若云傳賢，則不如總統之爲善也。馮退而叩諸張一麐，張曰：老頭兒初無自帝之志，二三子逢君之惡。此何等事，稍有常識者皆知其必不可爲，况精明如此老耶？馮又往詢梁啓超，梁亦曰：聰明人那得做懵懂事？馮乃釋然南返。

時有美國行政法學專家古德諾受聘爲顧問，法制局參事林步隨爲其舌人。古將返國，袁叩以臨別贈言，古曰：言之幸勿見罪！貴國人民程度遠遜歐美，躡等以行共和之制，是何異削足而適屨也。以吾觀之，如改行君主政體，亡羊補牢，猶未爲晚。袁顧林步隨曰：書之。是日即以譯文送亞細亞報發表。時外間對袁

猜疑日甚，亞細亞報又爲御用機關報，其所論述奚啻出自其口，因之益有山雨欲來之勢。未幾，卽有楊度、孫毓筠、劉師培、李燮和、胡瑛、嚴復六人聯署發起研究國體之團體，曰籌安會者出現。揭幕伊始，僅以「共和政體適用於中國與否」爲研究之對象，寢假而及人的問題矣。時人呼爲六君子。

一段老話 楊度倡君主立憲論不自今始。欲明楊之言行及倡導君憲論之原委，當不嫌詞費，遠溯民國前一段老話。

清政不綱，民憂國辱，志士懼危巢之將傾，僑寓東瀛，以興亡爲己責者，一時如雨後春筍。惟各有懷抱，各走極端，伐異黨同，軋轢日甚；綜其大別，不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兩途。其所揭櫫者，一爲民主立憲，一爲君主立憲。持君憲論者，以爲法治既修，一切納於軌物，卽不必注及治人。矧國步方艱，外侮日亟，苟召閭閻之釁，將貽解體之憂。主張民主立憲者，則謂治人治法不可偏廢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，苟以闔茸之滿廷操持憲政，是衣土偶以文繡也。兩說聚訟，壁壘相當，其領導之者一爲老同盟會，一爲保皇黨。楊度依違其間，不作鮮明表示；蓋楊氏同情君憲，而不欲翊戴清廷。時兩派各有刊物，楊亦創設中國新報與之鼎峙焉。

中山先生自南洋抵東京，下車後，首訪楊度。楊寓飯田町，先生凡三宿始去。蓋楊曠代逸才（此袁氏贈楊語），先生頗禮重之，欲祛其所惑，俾在民主旗幟下爲一忠實同志，而楊意不欲分袂，時先生侃然曰：

吾舌已敝，而君膠執如故；今可分道揚鑣，以觀最後之成敗。楊曰：吾有一友人與公宗旨合，當介以相見，必能相得益彰也。中山領之。其人卽大名鼎鼎之黃興。黃識先生乃出楊度之介見，此亦天下事之不可解者。

旋楊因事歸國，袁世凱張之洞等荐之於朝廷，對稱旨，賞四品京堂，委爲憲政編查館提調，是爲楊晉身仕階之始，亦爲與袁結納之始。無何，武昌起義，袁氏再起彰德，朝旨甫頒，楊卽赴彰爲之規劃。宣統三年冬，攝政王謀緩和民氣，出汪精衛於獄，楊且與汪組國事共濟會。清帝將遜位，袁遣使南下議和，以楊久處扶桑，多與黨人謀面，命秘密赴滬協助一切。楊與黃興等有舊，斡旋其間，頗竭心力。蓋爾時之楊氏，不袒清室，不助民軍，而以擁袁爲其唯一途徑矣。

六君子之結合

籌安會未發生以前，徐佛蘇丁世嶧輩上書袁氏，請改帝制，袁命夏午詒商之楊度，授意徐等先組織研究國體之團體，以覘人心。袁意未欲楊氏參加，蓋欲以不關痛癢之人爲其前驅，而留楊氏隱身幕後也。楊以爲此輩望淺，不足以當大任，卽挺身自任，總攬一切，僅邀丁徐入會而已。孫毓筠夙爲民黨，在東瀛時與楊過從甚密。清末孫與段某權某潛赴江寧有所營幹，事發，江督端方下之獄，楊馳書營救，端許之，以孫口供數千言製版寄楊，所言皆主張政治革命，與楊不謀而合。光復後，孫曾任皖督，解職走京師，袁與壽州孫相國有舊，孫爲其同族，以是頗推屋烏之愛，孫亦漸親袁，密獻帝制之策，楊聞之，乃邀

爲籌安會發起人之一。嚴復爲留學界先進，與袁克定交最厚。劉師培精研漢學，蜚聲於時，均以學者被楊羅致。李燮和、胡瑛則民黨中人，亦變節列名爲君子。嚴事後語人：「余列名發起人，事前未知。哲子曾過我，縱論時政，我告以所見。未幾，報端即發現籌安會通啓，列入賤名，是何異拉夫政策……」聞者唯唯而已。

梁任公一鳴驚人

籌安會產生之翌晨，徐佛蘇（時任國務院參議）袁思亮、走晤楊度，謂茲事體

大，胡不謀之任公？楊曰：吾亦云然。乃遣湯覺頓、蹇念益赴津徵梁同意。徐、袁則與蔡鐸謀曰：任公恥爲牛後，毋甯另樹一幟，以任公爲之首，庶可殊途同歸也。蔡領之。議未定，而湯、蹇返自津門。

當湯、蹇之至津也，將有所陳說，任公未待啓齒，袖出一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，一文示之，二子相顧愕然。文中掊擊袁氏不遺餘力，二子不敢自來意，乃婉諫曰：先生亮節高風，誠足以風末俗；然先生共和黨首領也，獲罪當道，其如黨人生計何？梁曰：吾志已決，成敗利鈍非所逆睹！二子再請，梁乃刪去數句，且函哲子與之絕，謂吾人政見雖歧，私交如故，今後各行其是，不敢以私廢公，亦不必以公害私云。原函甚長，清雅可誦。二子歸，私叩張一鑾：國中清議如此，而項城一意孤行何也？張曰：項城那有此意？乃楊、夏輩欲冒天下之大不韙耳。然項城明察秋毫，必有以自白。吾嘗詢之至再，是以知其然也。張爲袁之幕府，與共和黨人近，其言如是，二子幾疑誤入楊度圈套，因之輾轉傳說，共和黨人遂亦信袁氏無他，而徐佛蘇、袁思亮等擬另

樹一幟以任公爲之首者，至是亦寢其議矣。顧徐、袁之計畫未成，而與籌安會爭妍鬪勝者，另有所謂各省聯合請願會，主之者爲梁士詒。梁欲爭楊度之功而恥居其下，乃使沈雲龍等爲進一步之組織。蓋籌安會僅以研究政體相標榜，請願會則公然一實際勸進之團體矣。其時有人密詢袁氏：「公欲稱王稱帝，自爲之可耳；卽不然，得羣雄擁戴，於事良便；奚必假手羣儒以製造民意？」袁笑曰：「吾不欲開武人干政之端。且不經製造，安有民意？吾爲此，或亦未能免俗耳。」

蔡松坡崛起 無何，各省召開國民大會，對君憲與共和問題以投票方式取決之。袁在偽造民意之下竊據帝位，改元洪憲，而晴天霹靂之雲南倡義遂於民國四年十二月昭示國人矣。唐繼堯、蔡鍔皆倡義人物，然國人多有謳歌蔡者。蔡係湖南寶慶人，時務學堂學生，東渡留學時（日本士官學校）與楊度善，休假日必飯於楊家。蔡服膺軍國主義，必假手於雄才大略之君主始足以有爲，與楊政論尙無齟齬。歸國後，築軍雲南。癸丑冬間，自請解兵柄爲天下先。旋走京師，與楊過從甚密。夏午詒時亦踵其門。袁氏以夏談兵中肯綮，嘗戲語曰：「文人不習戎事，非博識之文人也。」不觀曾、左輩非以文人爲統兵大員耶？吾必以子爲陸軍次長。夏誌之不忘。袁又謂小站宿將皆成廢物，東鄰虎視，國亡無日，欲修軍備，苦乏將才，擬就南人之知兵者畀以練軍重任，庶可去腐生新，適應時勢，辭氣間隱有授蔡爲參謀總長主持練兵事務之意。時蔡

任統率辦事處處員兼經界局總裁。帝制議起，袁忌之甚，遣幹卒偵其動靜，蔡夷然如平日；楊夏亦交口游揚，謂與蔡有鄉誼，且持論夙合，必無他，袁疑稍釋。將軍府簽名贊附帝制之日，蔡褻然居首，孫武次之。然蔡爲任公弟子，任公反袁意決，共和黨人袖手作壁上觀，思深慮遠之蔡氏蓋早知所以自處矣。

先是蔡爲滇督時，袁得諜報謂，有人勸蔡脫離中國版圖，自建一國，加大漢王尊號，袁信手批應查二字，以其羌無故實，束之高閣。蔡既供職統率辦事處，偶檢積檔，無意中發現是卷，頗涉憂疑。說者謂統率辦事處以雷震春爲中堅，雷係小站練兵時舊人，袁近有表示，北洋宿將已成時代之落伍者，將物色新才充實軍備，言下頗屬望於蔡，雷忌之，故將密件流露，使蔡不安而去，蓋雷、蔡貌善而不相投，人所習見也。會民黨由滬入滇者，知滇軍非蔡不動，因遣何某攜密本入京投蔡，不謂陰錯陽差，疑雲疊起：先是天津鹽商某與袁有瓜葛，前清末年，營業虧折，家產籍沒，惟在京所置巨第由其戚保管者未入官。商有如夫人，事發時，清檢細軟珠飾，命幹僕攜存戚家。事越數年，商墓木已拱，如夫人亦不知所終，惟幹僕在，且從軍已爲排長矣，隸於軍警執法處。國人苟非健忘，當憶袁氏稱帝時之軍警執法處其職權龐大無比，偵騎四出，殺人如芥，處長陸建章遂有屠戶之名。旋陸調陝督，雷震春繼之，以暴易暴，時人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喻（其時北京茶館有莫談國事之句榜諸座右）。此幹僕而排長者憶及往事，因率健卒七八人按圖索驥，詎門庭猶

是人物已非鹽商之戚移寓東城，新賃居者乃爲蔡鏐。僕固僮夫，不辨朱紫，排闥而入，大呼檢查，氣象威猛，家人震駭，罔知所措。時蔡整戎裝將謁袁氏，聞聲不敢出；嗣辨爲追索舊物者，乃岸然而出。僕知誤，踉蹌而遁。蔡從電話中質問雷震春，雷怒殺僕以謝。然蔡適接滇中密書，中心惶怯，乃託詞東渡治疾。無何，繞道入滇，申大義於天下矣。

時滇軍師旅長多與蔡契，蔡抵昆明，有湘籍師長沈某，蔡舊屬也，蔡於昏暮中爲不速之客，沈驚喜迎之。蔡曰：袁氏叛國，事不可緩矣！即夕召師旅長之厚於己者集沈宅祕議，侃侃陳詞，淚隨聲下；與議者皆奮起曰：一切唯公命，生死以之！詰朝，蔡單騎謁唐於督署，唐駭然迎之。蔡率爾曰：吾行抵阿迷州遇刺，幸免於厄，君有所聞否？唐愕然。蔡曰：此必袁世凱之詭謀。時過境遷，吾人當研究救時方策。唐曰：吾誓從公後；先與諸將謀何如？蔡然之，即日召集軍事會議徵詢意見，而不知先一夕已行之矣。及時將校咸集，蔡致詞沉痛，略謂袁勢方盛，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，明知無望，然與其屈膝而生，毋甯斷頭而死，此次舉義，所爭者非勝利，乃中華民國四萬萬衆之人格也。語竟，諸將視線咸集於唐。沈師長躍起曰：蔡將軍有所命，吾人罔敢或違。衆和之，聲震屋瓦。唐慨然謂蔡曰：君以爲可者，吾亦可之，吾二人二而一者也。旋舉總司令，諸將之厚於蔡者皆欲唐行而以蔡爲居者，蔡知其意，即以前驅自任，衆無已從之。席終，蔡謂諸將曰：吾非不知君等意；

然吾志在討袁，若以責任屬唐而自居後方，人其謂我何？衆皆嘆服。

蔡生平不好貨財，部屬皆不敢妄取一介。其後吳佩孚亦不好貨財，而吳部多貪婪，吳不之察，人喻爲糞夫，意謂吳氏僅能潔己，而前後皆爲穢物也。今之武人，求爲糞夫又不可得矣。蔡律部下嚴，從蔡者恆貧乏，無以爲生，人謂蔡有威可畏而無德可懷，然人民謳思罔替，是又足以爲訓矣。先是日本士官校同學中有四傑之譽：一蔡鍔，二蔣方震，三張孝準，四周家樹。之四子者，習武功而兼擅文事，學友美之。其後蔣爲軍事名學者，張赴德習陸軍，歸國後任湘省樞運局長，壯年中風死。周僅任陸軍部員及留日監督，以吟詠問世，類文士所爲，亦鬱鬱而卒。四傑者湘人居其三，而蔡助業冠儕輩，是亦有幸有不幸也。

帝制取消，袁亦一病不起，黃陂代位，蔡以功授川督。蔡夙攬肺病，戎馬中餉彈不繼，憂傷鬱於腠理，日卽沈縣督川令下，蔡已不支，乃赴日就醫，委川事於羅佩金。戴戡東渡後，卒以病入膏肓，長辭人世，舉國震悼。蔡平時廉介自矢，死後家人幾無以自存，政府卹典及部屬賻金數不盈萬，國人所以報元助者亦薄矣。

戴戡亦有功 民國以來，政場中免起鵲落之人物當不乏其選，然未有如黔人戴戡之曇花一現者。清末，戴東渡日本習手工業，返國後，以鄉誼走依陳國祥。陳長河南法政學校，憐其無歸，雇爲司出納之職員，月薪纔四十耳。時教務長爲熊範輿，戴曲意結納之。戴原名桂齡，字錫九，惡其不循，某君爲之更名曰戡。

字循若，欣然受之。無何，李經羲督滇，招熊入幕，戴請從，許之，得任滇省某礦局事務員，以是獲交於唐繼堯。辛亥貴州爲哥老會所據，戴說唐曰：「會匪烏合之衆，黔人倒懸未解，公如願往，弟爲導焉。」黔亂不足平也。唐從之，果迎刃而解。戴以功授實業司司長，距其月薪四十元之生活纔數年耳。黔中人才消乏，戴外結滇軍，羽毛豐滿，未幾擢巡按使，儼然大吏。袁世凱以其名不見經傳，撤其職。戴北上謁袁，聞者不爲通，窘甚，營謀累月，始位以參政。戴惡其不加青睞也，蓄志倒袁。時旅京黔紳入共和黨者甚多，蹇念益、陳國祥皆是也。戴頻與往來，得識梁啓超。梁固不嫌於袁者，戴喜曰：「今而後吾知所以自處矣。」乃往謁蔡鐸，以倒袁之策進。蔡默然不置可否，而傾注良切。戴揖而退曰：「知公忠義之士，聊獻芻蕘，吾將先入西南爲公前驅，苟得志，毋相忘。」即日襆被南下，轉輾入滇，假蔡名游說諸將，且述袁必敗，故作佐證。諸將曰：「蔡將軍來，吾儕執鞭以從其後。」戴據情報蔡。蔡至，義幟張，洪憲倒，戴隨蔡入川，與羅佩金分任督長。未幾，蔡因病去國，川人仇滇軍，羅佩金走，戴攝督篆。斯時也，戴功業燦然，不同流俗。惜好運不常，尋爲川人所戮，時年未四十也。

康有爲無心挿柳 天下事往往有發端至微，而影響所及出人意料者。先是民黨中有唐蟒、龔超、章勤士（章士釗之弟）等流落滬上，無以爲炊。唐屢訪康有爲，康不忘清室，思假袁氏竊國之機，使民國與獨夫同歸於盡，以收漁人之利，乃放言討袁，壁壘已成，彼獠旦暮必倒，繪影傳聲，窮描極相。唐等信之，遽電

促李烈鈞、方聲濤等歸國。李由美國匆促治歸裝，抵滬，叩唐所見，唐曰：康有爲之言，諒不我欺也。李等相偕訪康，康匿不與見。李等大窘，亦惟有相與蹀躞馬路中，以遣歲月而已。時譚延闓客上海，李方造訪，乞假番佛數尊聊博一醉。譚曰：此非長久計也。聞松坡問道入雲南，公等與莫廣（唐繼堯字）夙共几硯，曷入滇以謀發展乎？李方告以資斧已竭，譚傾囊予之。於是滇越道上，黨人往來如織。

陳宦與湯薌銘 疆吏中愆愆袁氏稱帝最早者爲陳二庵。陳外簡川督時，詣府辭別，忽正色曰：天下將亂，蜀尤難治；若非大總統當機立斷，各省疆吏將徬徨無主，焉能竭其才智共挽狂瀾乎？管見所及，大總統不宜以個人爲重，而以國家爲輕，乞本悲天憫人之懷，爲長治久安之計。袁氏嘿然。陳長跼而請泣數行下曰：共和國體爲世所詬病也久矣，亡羊補牢猶未爲晚。總統負天下蒼生之重，忍以國家徇黨人之私耶？袁徐曰：汝姑與雲台一談。雲台者，袁長子克定字也。陳退，入己字廊晤克定，克定意氣高岸，坐甫定，袁遣急足至，朗聲謂克定曰：總統有命，大爺速備蘭譜，與陳將軍約爲兄弟，克定乃改容款客。陳赴任後，首電勸進。無何，滇軍倡義，川滇之戰以起，納谿一役，滇軍未得手，然南中聞風慕義者皆引滿待發，陳知袁氏無能爲，猝響應義師，通電暴袁罪惡，視倡義諸將領之語氣殆有加焉。電末有袁逆密以鉅款三千萬元匯英倫將作逃亡計等語。時袁驚憂成疾，聞電大忿，瞿然而起曰：人心大變，乃至是耶！言已，氣喘加劇。人謂陳琳之檄